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十六輯 第二十冊

黃生及其《杜詩說》研究

范偉軍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六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20 冊

黃生及其《杜詩說》研究

范偉軍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黃生及其《杜詩說》研究／范偉軍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218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六輯；第 20 冊)

ISBN 978-986-322-838-7 (精裝)

1. (唐) 杜甫 2. 唐詩 3. 詩評

820.91

103013526

ISBN-978-986-322-838-7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六輯 第二十冊

ISBN：978-986-322-838-7

黃生及其《杜詩說》研究

作 者 范偉軍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9 月

定 價 第十六輯 21 冊（精裝）新台幣 3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黃生及其《杜詩說》研究

范偉軍 著

作者簡介

范偉軍，男，漢族，1975年生於安徽省來安縣，文藝學碩士、文學博士，現在中國傳媒大學、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藝術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從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學批評史、文化產業政策。曾在《文藝理論研究》、《民族文學研究》、《文化中國》、《新亞論叢》、《徽學》、《中國高校科技與產業化》、《咨政》、《安徽日報》等報刊發表論文二十餘篇。參著參編《文心雕龍研究史論》、《新徽商藍皮書 2007》、《品牌徽商 2008》等著作五部。曾榮獲徽商文化研究獎。

提 要

黃生（1622～1696）是明末清初徽州學人的典型代表，為後人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在中國文化學術思想史上影響深遠。其詩文集等著作是徽州典籍文獻的典型個案，從中可以窺見當時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狀況；其《杜詩說》研究範式別具一格，為歷代學者所推崇，在杜詩研究史上承前啟後、影響深遠。

本文上編力求從第一手材料出發，知人論世，詳加考索黃生的家世、生平、交遊、著述等方面。共分三章：第一章「家世、生平考索」重在探討家族傳統、生活環境、人生經歷對黃生學術思想形成的作用；第二章「交遊考」對與黃生關係密切、影響較大的人物，儘量予以考訂；第三章「著述考略」重在敘錄黃生著作的版本、館藏、著錄、存佚情況等。

下編，則以《杜詩說》為個案，將其置於徽州地域文化的視野中加以審視，把黃生對杜詩的選評與其詩學理論結合起來探討，並從杜詩學發展史的向度考察《杜詩說》。共分三章：第四章「《杜詩說》的產生及其闡釋方法」，主要探討《杜詩說》產生的時代背景及學術思潮等，考察徽州學人注杜的傳統及對《杜詩說》的影響，論述《杜詩說》對宋代杜詩學及錢注杜詩的反思，分析「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相結合的闡釋方法；第五章「《杜詩說》的歷史影響」，通過黃生《杜詩說》與吳瞻泰《杜詩提要》、洪仲《苦竹軒杜詩評律》、仇兆鼇《杜詩詳注》的比較，分析其對「杜詩學」的影響與推動；第六章「《杜詩說》於當代杜詩研究之啟示」則是從接受史的角度，總結黃生《杜詩說》所體現出的研究方法、思維方式和治學途徑，對當代杜詩學構建所具有的啟示意義。



目

次

導 言	1
上 編	7
第一章 家世、生平考索	9
第一節 家世	9
第二節 生平	19
第二章 交遊考論	63
第三章 著述考略	97
下 編	115
第四章 《杜詩說》的產生及其闡釋方法	117
第一節 《杜詩說》產生的時代背景與學術思潮	117
第二節 《杜詩說》與徽州學人注釋杜詩的傳統	129
第三節 《杜詩說》對宋代杜詩學及錢注杜詩的反思	137
第四節 「以意逆志」的闡釋方法	144
第五章 《杜詩說》的歷史影響	159
第一節 《杜詩說》與《杜詩提要》之互滲	159
第二節 《杜詩說》於《苦竹軒杜詩評律》之影響	169
第三節 《杜詩詳注》徵引《杜詩說》之檢視	179
第六章 《杜詩說》對當代杜詩研究的啟示	191
第一節 《杜甫秋興八首集說》於《杜詩說》研杜方法之拓展	191
第二節 《杜甫評傳》於《杜詩說》注杜傳統之考察	201
主要參考文獻	209
後 記	215

導 言

黃生（1622～1696），譜名瑄，庠名起溟，字扶孟，一字黃生、房孟、生父。號白山、黃白山樵，別號冷翁。又自號蓮花外史。歙縣人，明季諸生，入清不仕，長期隱居山林，潛心學術。工詩文，善書畫，淹貫群籍，博學多識，著述宏富。

本文之所以選擇黃生及其《杜詩說》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其一，黃生作為明季遺民的代表，其坎坷的人生經歷、自覺的文化使命感讓人為之動容。風雲際會的明清之際，社會急劇變化，朝代迅疾更迭。入清以後，一方面戰爭頻仍，另一方面，清廷日益加強思想文化的統治……這一切考驗著每一位仁人志士。明清之際的知識分子直面殘酷的現實，對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出了艱難的抉擇：或以武力抗爭，誓與異族統治者玉石俱焚；或逃禪佯狂，放浪形骸，有所寄託；或隱居山林，不問世事，潛心學術；或積極入仕，與清廷合作……黃生飽嘗國破家亡之痛，在入清之後，絕意仕進，獻身學術。即使流離失所，困頓不堪，為生活四處奔波，仍然「不墜青雲之志」。在衣食不繼的艱苦條件下，黃生堅持授徒講學、研討學問、一意著述，希冀以詩為史、以學術存史，最終著作等身、成果豐碩，為後人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在文化學術思想史上影響

深遠。黃生不平凡的人生經歷、良苦的用心、執著的精神令人欽佩感歎。

其二，作為歙人，黃生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徽州，其心靈深處留下了明顯的徽文化的烙印。

徽州素有「東南鄒魯」、「程朱闕里」之美譽，人傑地靈，鍾靈毓秀，文風昌熾，文化遺存豐富，人文底蘊深厚。20 世紀以來，隨著一大批徽州文書的出現，對於徽州的研究更是方興未艾，並由此逐漸發展出一門新的學科——徽學。徽州號稱「文獻之邦」，歷史上遺留下來了豐富的典籍文獻。據初步調查，目前存世者尚有 4000 餘種。其中，詩文集就達到了一半以上〔註 1〕。但是，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徽學研究似乎更加關注徽州的文化遺存，以及新近發現的文書譜牒。相對而言，作為徽州精神文化重要遺產之一的徽州文獻，則缺少系統的搜集整理、研究探討，雖偶有涉及，但仍顯重視不足，研究不夠，仍有大量的工作亟需去完成。這些典籍文獻中蘊涵了大量社會生活方面的信息，為我們認識和解讀徽州當時的歷史文化提供了有利的依據，其價值毋庸置疑。徽州文人向來重視詩文，大批文人結社吟詠，群居切磋，梓刻詩集，大量的詩文藉此得以留存於世。但是，這些作為徽州典籍文獻重要組成部分的詩文集也有待進一步發掘、整理。

黃生是明末清初徽州學人的典型代表，學殖深厚，交遊廣泛。其詩文集及其他著作是徽州典籍文獻的典型代表，從中可以窺見明末清初之際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狀況。本文考察黃生的詩文集等相關著述，探討其生平及學術思想，正是試圖為徽州文獻尤其是文學文獻整理研究工作乃至徽學研究盡一份綿薄之力，藉此引起學界對徽州典籍文獻研究工作的進一步重視。

其三，本文在黃生的眾多著作中選擇《杜詩說》予以集中考察，首先是因為黃生的《杜詩說》在清代杜詩研究中獨樹一幟，影響深

〔註 1〕 胡益民、陳晨《徽州典籍文獻與徽學學科建構關係論綱》，《安徽大學學報》2004 年第 5 期。

遠。眾所周知，杜詩為歷代學者所推崇，僅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說。有清一代，學人注釋研究杜詩的風氣愈熾愈濃。黃生歷數十年之功，精研杜詩，深感前人之注杜、品杜，「非求之太深，則失之過淺」，「支離錯迕，不中窾會」。^{〔註2〕}於是，精心結撰《杜詩說》十二卷，選錄杜詩七百餘首，逐一解說。黃生的研究範式在清代杜詩研究中別具一格。清初，錢謙益箋注杜詩，引據該博，極盡考據之能事。而黃生則偏重於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力圖還原杜詩真意，探究杜詩本心。其有關杜詩「景即是情」等藝術特徵的論述更是切理厭心。黃生《杜詩說》的影響非常深遠，仇兆鼐《杜詩詳注》徵引達三百條之多，其他人亦多有稱引。另外，它對今天的杜詩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啓示意義。其次，通過對杜詩的選擇、接受、批評，黃生對詩歌藝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說，《杜詩說》集中體現了黃生的詩學觀點。本文試圖從解剖《杜詩說》這一標本入手，探討其文學觀念。再次，從地域文化的角度來說，黃生是徽州學人的典型代表，學術思想稱譽當時，澤被後人。他曾與洪舫、吳瞻泰等人相互參訂、研討杜詩，在當時頗有影響，並且在徽州還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注杜傳統。因此，由《杜詩說》切入，比較徽州學人注杜之異同，無疑將為徽州的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視角。

黃生為明季遺民，其著作在乾隆間曾遭禁燬，故其大部分長期以來湮沒無聞；加之他一生中相當長的時間，隱居家鄉，閉門不出，一意著述；僅有的記載其事跡的史料語焉不詳，留存的著作又極其簡缺，且後人對其著述生平也缺少整理考辨。故後人對其行狀不甚瞭解，家世、生平、交遊等情況都鮮為人知。迄今為止，有關黃生生平研究方面唯一能見到的、搜集材料較為詳備的著作當屬著名徽學研究專家汪世清作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黃生年譜》（未刊稿）。汪世清以竭澤而漁、徵而後信的精神，於黃生生平及交遊情況的材料旁搜遠紹、廣為搜求，剔抉爬梳，並進而詳加分析、精審考辨，大致釐清了

〔註2〕《杜詩說序》。

黃生的活動及交遊的基本情況。在黃生生平考證方面，其筆路藍縷，功不可沒。近年來，黃生的部分著作得以校點刊行，如《字詁》、《義府》、《杜詩說》、《唐詩評》、《詩塵》、《載酒園詩話評》等；對黃生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學界的重視，但是有限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字詁》、《義府》的研究上。如，何九盈視黃生為清代語言學風氣開創期的代表人物〔註3〕。趙振鐸論述了《字詁》中某些條目對「右文」規律的發掘〔註4〕。而李建國則在其《漢語訓詁學史略》一書中十分詳細地論述其訓詁成就，推舉黃生為「清代訓詁學」之先導。另，張紫文、鮑恒、殷寄明等人的論文也都對黃生在訓詁學史上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目前學界有關黃生生平活動、詩學理論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較少，已經發表的有《黃生〈詩塵〉述評》〔註5〕、《略論黃生的詩趣說》〔註6〕等少數單篇論文。對《杜詩說》予以分析、考察和評判的文章同樣是寥若晨星，只有《黃生論杜》〔註7〕、《以意逆志 盡得性情》〔註8〕、《從杜詩接受史考察黃生的〈杜詩說〉》〔註9〕、《黃生〈杜詩說〉與清初杜詩詮釋方法》〔註10〕等少數幾篇。向以群就《杜詩說》研杜方法等問題作了較為深入的論述；賈、徐二人曾點校黃生的著作，所論皆是有感而發，啓人心智；周興陸從文學批評發展史的角度審視《杜詩說》，頗有理論深度；郝潤華的文章則聯繫清初的時代思潮及學術風氣探討黃生《杜詩說》的詮釋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從總體上看，對黃生及其著作的理論研究還是比較薄弱的。

〔註3〕 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頁。

〔註4〕 趙振鐸《訓詁學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頁。

〔註5〕 賈文昭《黃生〈詩塵〉述評》，《江淮論壇》1995年第4期。

〔註6〕 左健、褚雪松《略論黃生的詩趣說》，《安徽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註7〕 向以群《黃生論杜》，《杜甫研究學刊》1990年第1期。

〔註8〕 徐定祥《以意逆志 盡得性情》，《杜甫研究學刊》1994年第2期。

〔註9〕 周興陸《從杜詩接受史考察黃生的〈杜詩說〉》，《杜甫研究學刊》2001年第4期。

〔註10〕 郝潤華、王永環《黃生〈杜詩說〉與清初杜詩詮釋方法》，《安徽文獻研究集刊》第一卷，黃山書社2004年版，第118～130頁。

近年來，有關明清之際學人研究新的材料時有發現，在古籍整理方面也有大量成果不斷湧現，理論方法意識亦有所更新，這為黃生的相關研究提供了許多亟待拓展深入的空間。

本文擬進一步發掘材料，力爭從第一手材料出發，盡可能利用現有成果，知人論世，於黃生的家世、生平、交遊、著述等方面詳加考索，以此構成本文的上編。下編，則以《杜詩說》為個案，把黃生對杜詩的選評與詩學理論結合起來探討，並從杜詩學發展史的向度考察《杜詩說》。同時，將它置於徽州地域文化的視野中加以審視。本文上編、下編，雖一宏觀，一微觀，但卻是密切聯繫的。本文力求在寫作中做到二者的有機統一。

上 編

第一章 家世、生平考索

由於黃生的許多著作曾遭清廷禁燬，留存不多，其它有關家世生平的資料，也大多付諸闕如，所以長期以來學界對黃生的家世、生平等缺少基本的研究。而家族傳統、生活環境、人生經歷對黃生學術思想形成的作用不可低估。故下文在前人現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予以補充，考索黃生的家世生平。

第一節 家 世

據《新安名族志·潭渡》所述，「黃出嬴姓，陸終受封於黃，世奉黃帝之祀，子孫以國爲氏，世望江夏。晉有諱積者爲考功員外郎，從元帝渡江，任新安太守，卒葬郡西姚家墩。積生尋，廬於墓，遂家焉，改曰『黃墩』。」〔註1〕由此可知，黃生一族可溯源至江夏黃氏。自晉元帝時，江夏考功元外郎黃積（字符集）渡江南下，遷居新安，任新安太守，後卒於此地。其子黃尋遂定居於新安，黃積被當作新安黃氏的始遷祖，「黃墩」亦成爲新安黃氏一族始遷地和發源地。黃墩位於歙之西南約二十公里，群山環抱，河流繞行。正因爲具有獨特的地理環境，所以歷史上眾多望族大姓紛紛遷居至此，躲避戰亂災禍。黃墩也成了程氏、朱氏等大族的聚居之地。新安黃氏一族，後又遷居。

〔註1〕 《新安名族志》第152～155頁。

唐中宗時黃璋遷徙到潭渡，居於郡西九里黃潭。從此，潭渡黃氏瓜瓞綿綿、代代相傳。

黃墩及潭渡均屬於徽州。徽州地勢險峻，田少民稠，武勁之風盛行。後來，北方遷徙的大族帶來了中原文化，徽地開始出現重儒的風氣。《歙風俗禮教考》曾言及徽人習尚之變遷：「武勁之風，盛於梁、陳、隋間，如程忠壯、汪越國，皆以捍衛鄉里顯。若文藝則振興於唐、宋，如吳少微、舒雅諸前哲悉著望一時，而元、明以來，英賢輩出，則彬彬然稱『東南鄒魯』矣。」〔註2〕黃墩是程、朱的新安始遷祖居住地，入宋以後，被稱為「程朱闕里」。南宋理學大師朱熹曾數度回到故鄉——徽州，授徒講學，傳播思想。〔註3〕自此，朱子理學在徽州流傳遠播，徽州也獲得「理學之邦」的美譽。自南宋以來，徽州士人崇尚理學之風日熾，把朱子之學奉為圭臬，「其學所本則以郡先師朱子為歸。凡六經傳注、諸子百氏之書，非經朱子論定者，父兄不以為教、子弟不以為學。是以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惟推新安之士為然。」〔註4〕徽地之民，「宜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自持，而以鄒魯之風傳之子若孫也！」〔註5〕受朱熹理學思想的影響，徽地出現了厚人倫，重教化，尚氣節，矜取與的淳厚民風。即使是外出經商之人亦秉承賈而好儒之風。誠如清代學者戴震所述：「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為居，商賈東西行營於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雖為賈者，咸近士風。」〔註6〕山的厚重賦予徽人厚義的秉性，而後天儒學的教化則養成徽人明理的作風。徽人的日用倫常、行為規範、宗族制度均以朱子之學為準則。

〔註2〕《歙事間譚》第602頁。

〔註3〕黃生《一木堂詩稿》有《紫陽書院謁朱文公像紫陽山在府城南》：「紫陽桑梓地，遺像在空山。苔蘚碑文合，階除鳥迹閒。高樓容眺聽，曲磴有躋攀。東魯斯文脈，悠悠俯仰間。」

〔註4〕趙汭《東山存稿》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註5〕《休寧茗州吳氏家典序》。

〔註6〕《戴震全書》三十二，第六冊第440頁。

徽州的地理環境、鄉風民俗以及朱子之學於黃氏宗族及黃生的影響至深至遠。徽州各姓聚族而居，各宗族都有著一整套嚴格完備的組織體系、族規家法制度。如趙吉士所言：「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攙入者。其風最爲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合度。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於它邑：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僕之嚴，歷數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註7〕與新安其他大族一樣，潭渡黃姓氏族內部的劃分也十分細密。族中自旌孝公以來，十一世以下，逐漸釐分爲八門九堂。在黃生看來，「思養、永思、敦睦、貽安、存誠、春暉、思誠、蓼莪」八門合則爲一、分則爲八的宗族體系，是祖先孝悌遺風的綿延。雖分八門，但孝親之紐帶又將八門緊密聯繫爲一體。他在所撰的《貽安堂記》中對族中「八門」作了如下論述：「吾觀入門三分皆起於兄弟，兄弟其初固一本也。由其後而析之，自期功袒免以至於無服。分之不可勝分，愈分則愈疏。苟一反而溯之，自三門之兄弟以至於四門、五六門、七八門之兄弟，而上本於一祖。合之無所不合，癒合則愈親。是故分之曰八門，從其疏者爲言也。聚之則曰孝行里，從其親者爲言也。然則吾潭渡聚族而居，雖分而未嘗不合。微孟五公之遺澤延綿，團結不及此。子亦前人之所貽者，貽之可也。」〔註8〕

黃生即屬於春暉堂一門，現據潭渡黃氏後人黃賓虹先生《歙潭渡黃氏先德錄》的相關記載及《潭渡黃氏族譜》所錄譜系情況，考證潭渡黃氏世系如次：

〔註7〕《寄園寄所寄》卷十一，康熙刊本。

〔註8〕《潭渡黃氏族譜》卷十，清雍正九年刊本。